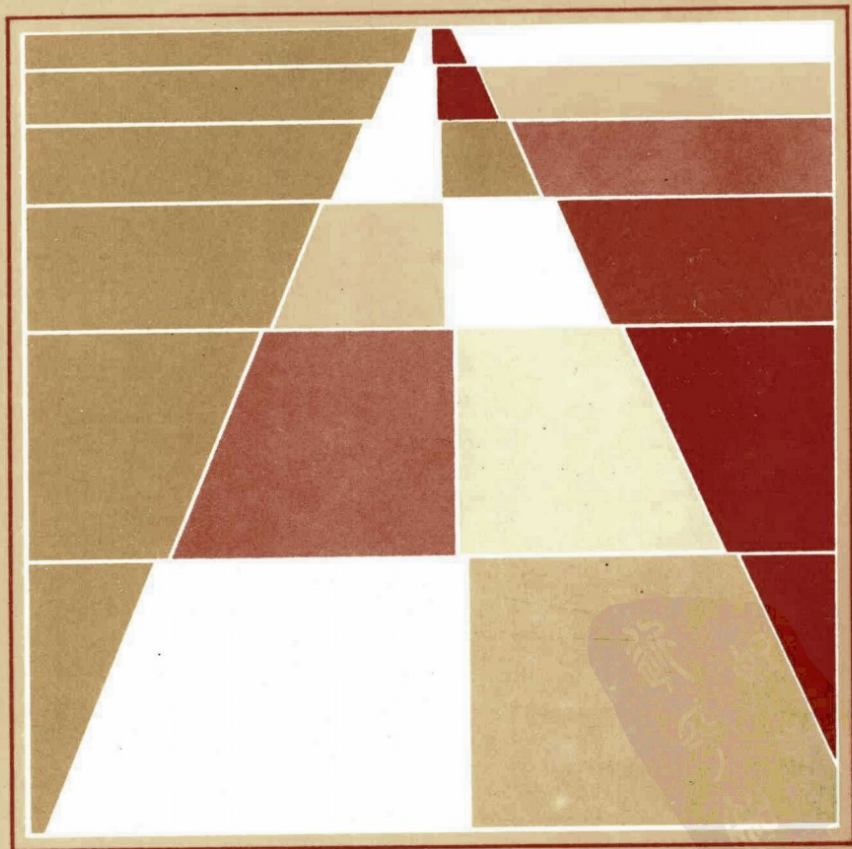


程

歸

傳敘自嚴聖



□ 東初琉璃世界 3

歸

程

□ 聖嚴法師著

新
知
學
社

PDG

□東初琉璃世界 3

歸程

著者：釋聖嚴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：局版臺業字第一一七七號

發行者：張聖嚴 出版者：東初出版社

台北市北投區大業路六五巷八九號

電話：八九三四六四六

郵撥帳號：〇一一二五九〇一一

初版：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元月
新三版：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二月
六版：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九月

□版權所有·請勿翻印 定價九〇元整





作者簡歷

民國十九年(1930)生於江蘇南通農村張氏
民國三十二年(1943)出家於南通狼山廣教寺
昭和五十年(1975)日本東京立正大學文學博士
1977—1978年美國佛教會副會長兼大覺寺住持
民國六十七年至七十六年(1978—1987)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所長
民國六十七年起中國文化大學教授，七十年起華岡教授
1980創設美國紐約禪中心
民國七十四年(1985)創立中華佛學研究所

著 作

戒律學綱要(三版本社) 比較宗教學(中華) 世界佛教通史(三版本社) 中國佛教史概說(商務) 明末中國佛教の研究(東京山喜房) 佛心(紐約法鼓) 大乘止觀法門之研究、正信的佛教、學佛知津、禪門修證指要、禪的生活、拈花微笑、明末佛教研究等(本社)三十五種。

自序

我自幼瘦弱多病，經歷十來年的困頓折磨，仍能以未老的身心，回到僧團，其間談不上任何成就，祇能藉以說明衆生的業力，強大無比，該受的果報，總是無法逃避，所以我也勇於面對現實，承受下來。

但是，佛法所說的造業與受報，決非宿命論或定命論。前世造下的善惡業因，今生應當受到苦樂的果報。然而，若不出離生死，業因永無休止；前世造業，今生也照樣地造業，前世的業因加上今生的業因，才是當下所受的果報；所以，今生的努力向善，不但可以達成臨終生天或往生淨土的目的，更可以改善現世的環境，乃至即身親證解脫。因此，我對於自己的處境和前途，從來不會感到悲觀和失望，迎接挫折，奮力向上，是我不變的原則。

爲了這點毅力和信心的獲得，我要感恩崇高無上的佛法僧三寶，也要感恩平凡中顯出偉大襟懷的父母雙親。這是我寫作本書的目的。

本書初稿近二十萬言，部份會由慈明月刊發表，後經三度改寫，縮短了一半，

又補充了三分之一，但仍覺得不如理想，待到晚年有機會續寫之時再作修訂罷！在此，我要謝謝開元寺佛經流通處的出版，和方行仁先生的題字。

佛元二五二二年元月序於朝元寺關房

歸程目錄

| | |
|----------|----|
| 自序 | 1 |
| 第一章 我的童年 | 1 |
| 滄海桑田 | 1 |
| 水災 | 4 |
| 求學的生活 | 8 |
| 窮苦的家 | 15 |
| 第二章 江南的家 | 19 |
| 新年·扶乩 | 19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巫醫·鬼怪····· | 23 |
| 日本軍閥····· | 27 |
| 第三章 美麗的夢····· | 35 |
| 把我送掉····· | 35 |
| 偷香錢····· | 44 |
| 第四章 狼山的狼····· | 49 |
| 菩薩顯聖····· | 49 |
| 張狀元····· | 54 |
| 大聖菩薩是誰····· | 62 |
| 七個房頭····· | 69 |
| 新四軍····· | 72 |

| | | |
|-----|-------|-----|
| 第七章 | 學僧天地 | 115 |
| | 鬼月 | 111 |
| | 出醜 | 109 |
| | 趕經懺 | 104 |
| | 懺儀的淵源 | 98 |
| | 上海外灘 | 93 |
| 第六章 | 上海與我 | 93 |
| | 哀哀父母 | 88 |
| | 垂耗 | 81 |
| | 父親的笑 | 77 |
| 第五章 | 哀哀父母 | 77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槍彈的眼睛····· | 178 |
| 終於考上了····· | 174 |
| 上等兵····· | 167 |
| 幻想中的花園····· | 164 |
| 到了台灣····· | 160 |
| 啓航····· | 154 |
| 採薇····· | 151 |
| 第八章 軍中十年····· | 151 |
| 從軍····· | 142 |
| 學僧的苦悶····· | 134 |
| 糾紛····· | 130 |
| 我進了佛學院····· | 124 |
| 僧教育運動····· | 115 |

| | |
|----------|-----|
| 通信隊 | 180 |
| 鬧營·鬼叫 | 189 |
| 行軍 | 193 |
| 一條棉被的故事 | 196 |
| 宜蘭受訓 | 202 |
| 醒世將軍 | 207 |
| 因病退役 | 212 |
| 第九章 回頭的路 | 217 |
| 東初老人 | 217 |
| 再度出家 | 220 |
| 靜思 | 226 |
| 受戒·告假 | 229 |

滄海桑田

我的出身，非常貧賤，我的歸程，憂患重重；雖然波波折折，但也平淡無奇，所以自覺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地方。

我是中華民國十九年農曆十二月出生的，照我國舊式的算法，到今（五十六）年為止，我已是三十八歲的人了。

我的記憶力不强，過去的事記得的不多，尤其是發生事故的年月日時以及人名地點，更不容易牢記在心，因為我從未想到會替自己寫下自傳的事；加上我的文才不高，文筆並不優美，有許多心裡感受很深的事，寫在紙上，却已大大地減輕了實際的份量。

但我能夠活到現在，尤其在入山靜居之後，對於前塵夢影，往往縈迴腦際，一幕一幕地放映出來，而且揮之不去。對我自己來說，那是既有歡樂也有血淚的往事。我對那些似乎模糊而又清晰的往事，並不留戀，因為，正如曹孟德所說：「譬如朝露，去日苦多」！

可是，我有許多的恩人，也有許多的感觸，所以利用課餘，寫下了我的「歸程」，表示我對那些恩人的懷念，也說出我對我生長的時代和際遇的感受。

我的出生地，是在江蘇南通狼山前面的小娘港附近。據說，我的祖先是從長江三角洲的崇明島上搬到南通去的，那是爲了一次很大的水災；所以，我家的族人，多還保持着崇明島的口音。再向上推，究竟又從何處遷移到崇明去的，我是不得而知；我只知道我的父親叫張選才，我的母親姓陳，兒時會問過她的名字，她說她叫「媽媽」。至於祖父母以及外祖父母的名字，我也不得而知。

當然，我家的祖祠裡是有族譜的，但我當時的年紀太小，所以也從未見過。

如果要查考姓張的譜系，可以一直追根到黃帝的時代，那是軒轅黃帝對他第五個兒子揮的賜姓，風俗通的廣韻，有這樣的記載：「軒轅第五子揮，始造弦，實張綱維，世掌其職，後因氏焉」。但到後來，張氏一姓，成了中國的望族，從歷史上看張姓人物的地域分布，幾乎遍及全國，從魏晉至唐朝的時候，張姓的望門，大約就是在江蘇省內，比如晉代的張翰，唐代的張旭及張璪，都是吳人，如果要厚着脸皮拉關係的話，我這個晚代張，恐怕就是那幾位老張的後代。不過，張氏的門族，

非常繁複，據張氏譜圖中說，共有四十三望；我這一張，也不知道是四十三個望族中的那一個望族的分支了。

我對我的族系，一無所知，我對我的出生地，也是了無印象。因為，當我出生不久的第二年，便是民國二十年的長江空前大水災，把我家沖洗得一乾二淨。同時，我家靠近長江邊沿，又是塌沙地帶，長江的後浪推前浪，一浪接住一浪，捲向了江邊，捲走了土地，每一排的浪花裡面，都像掩藏着一架巨大的挖土機；江邊的沙土，見到了浪花，就像是迷途的孩子看到了娘，笑裂着嘴，軟綿綿地，毫不猶豫地，投進了浪的懷抱；最奇怪的是雖在風平浪靜的時候，塌沙的地段，還是在塌，原來，江水經過該地，已成了一股巨大的漩流，從水底的根腳下啃起，啃走了根腳，表層的自然下塌，而且比起風浪的威力更具危險性。據父母後來告訴我，塌得最起勁的時候，一天一夜，可以啃掉半華里！終於，也啃光了我家的家園與土地。我在民國三十二年到狼山出家的時候，我的出生地，已經快近長江的江心了。

長江，是在北塌南長，江北塌去了，江南新生了，在狼山隔江的對面，年年都有新生地出水。我家也就在民國二十年的下半年，搬到了江南的常熟縣。但當我出

家的那年，我那江南的家，已經離開長江二十多里路了；所謂「滄海桑田，桑田滄海」，對於我家是太親切了。

水 災

江南新生地，在南通對面的，叫做長陰沙，靠近南通天生港對面的好幾個鄉，雖在江南，仍屬南通縣治，狼山對面的福山附近，則屬常熟縣治，我家坐落的扶海鄉便是常熟縣境，我家的隣居有說崇明話的，有說南通話的，更有說常熟話的，我的伯父搬到江南較早，所以我的幾位堂兄和堂姊，已是滿口的常熟口音，我總算有幸，三種話都能說。

說起來，南通和常熟，兩個都是江蘇省的好地方，用「人文薈萃」來形容它，決不爲過。就以清朝的人物來說，佛教裏面，南通出有三峯派的大師繼起弘儲，常熟出有淨土宗的大師省庵實賢。有清一代，全國一共出了一百一十四個狀元，以省計算，江蘇佔第一位，共四十九人，以縣計算，常熟佔全國第二位（第一位是吳縣），共六人，那便是孫承恩、歸元肅、汪繹、汪應銓、翁同龢、翁曾源；南通也出

了兩位，一是胡衣齡，二是張謇（季直，他的祖籍也是常熟）。翁同龢是清朝十四位入閣登宰輔的狀元之一，張季直在清末民初對地方建設的近代化方面，貢獻尤其卓越。祇是我這個薄福的人，出生之後，便在憂患之中掙扎，似未沾到地利的光。

江南的新生地，雖然肥沃，雖然使得許多的人家翻了身發了財，但在開發新生地的最初幾年，並不是理想中的樂園。每年到了夏秋之際，看到天色變了，雨下大了，風勢緊了，大家都會發愁心焦；說不定在深更半夜，當你正是好夢方酣的時候，長江的水，竟像是剛剛啟口的啤酒瓶，肆無忌憚的急劇上升，沖潰了江邊的土圩，漫過了江邊的土圩，真像有一條怒吼的龍，挾着排山的威勢，一圩一圩地衝了進去，最厲害的一年，竟然連續擊潰了五六道土堤；堤裏的人家，除非提前遷出，否則，當你剛剛聽到值夜人的鑼聲之時，嘩嘩叫的江水，已像山一樣地壓上了你家的大門，這時候，如果動作快些，還可以攀着梯子，打開屋頂，翻上屋脊，或有一線活命的希望，否則的話，只有死路一條。

我家到了江南，總算幸運，沒有碰到這樣的機會。但當我八歲的那一年，我家已經離江很遠了，我却親眼見到了這種水災的情景，那是在災後的第二天，風歇了

，雨止了，父親拿了一些可吃的東西，帶我去災區慰問我的二姨，二姨的家，雖只一堤之差，險險地倖免於難，她家在堤外的耕地，却在渾濁濁的江水中，受了三五天的「洗禮」。

那次的災區訪問，使我怵目驚心，以後一連好幾夜，都還在夢中驚醒。

水，進來以後，過了好幾天，才慢慢地外退，許多人家的房子，僅僅留下了屋頂；在游移漂浮，在許多漂浮物上，偶然還可以看到隻把已餓得半死的狗子或貓兒。男人、女人、小孩的屍體，也是漂浮物的一類；那些把衣服都掙扎光的浮屍，已經開始在膨脹腐臭。男屍的面部朝下，整個的身體變成了弓形，只有背部的皮肉露出水面。可能是腹部脂肪較多的原故，女屍的肚子，幾乎是一律朝上，頭往後仰腳向下垂，成了與男屍恰巧相反狀態的弓形，散開的長髮，隨着屍體，幽幽地漂蕩；你曾見過城隍廟裡的壁畫嗎？那些罪人，上刀山下油鍋，陰森、恐怖，彷彿是這樣的鏡頭，所差的是沒有猙獰的獄卒而已。兒童的屍體，像是中了炸藥的河豚魚，鼓起了小肚子，漂來浮去，偶然還可發現幾隻劫後餘生的鴨子，正在無所顧忌地啄食着童屍的眼珠！至於死貓、死狗、死豬、死羊、死鷄、死鴨等浮屍，那是更不用